

經部
禮記

增廣策府統宗

卷七

策府統宗卷十

禮記

禮記源流

隋經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竊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爲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康成受業於融因爲之注而是書大行今所用者則本陳澧集說云

三禮訛異四端

鄭流仲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託異者大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如墨始於

晉繫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編始於季康以至今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

而遺說尙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有出於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

者如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小斂之奠曾子曰於東方子游曰於西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爲之大功子

夏曰爲之齊衰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

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文義不能無乖異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者如呂不韋作月令

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明知二書出於秦漢猶且曰月

令爲周制王制爲商制况三禮之書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時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有專門之學欲自

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如春秋之末執羔執雁魯人己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秦世灰滅殆

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酬斷簡諸儒各述所聞難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說以霍

山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大

宰大宗大卜大士等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久遠而不敢辨又安能使之無乖異乎禮樂

之訛以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警宗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又

以記爲經

鄭注經字有不妥有曰當作當爲之語有曰讀作讀如之語而不敢輕改聖賢之字

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書名用方策人死三日斂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於外熬穀與魚脂置柩旁此等迂闊君饗賓夫人出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禘祭則諸孫濟濟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饗饋箐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有害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尙元冠服有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便改易如司徒司空朝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安歟皆有堂有寢有空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裏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塲之辨亦覺太瑣哀麻有數不得不同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乎烏可用也故凡禮非一端可盡古帝玉不相沿襲聖人言禮不及器數惟曰義以爲實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賢傳聞後儒補綴非盡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遇文義難通則釋竹簡爛脫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殷夏異世逃遁其說蓋鄭以記爲經既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

失千餘年來所以卒貿貿耳。

禮記出自孔門。

孔疏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

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

章所修。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編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按胡致堂云。檀弓曾子門人檀弓作禮

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又三年問荀卿所著。

漢儒增益。

初學記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文獻通考許順之云。人謂禮記是漢儒

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

如此。鄭漁仲曰。仲長統曰。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缺。故曰禮記。

后蒼曲臺記。

漢藝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

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蒼九篇。如淳曰。漢孝宣時行禮射於曲臺。后蒼爲記。故名曰曲臺記。

明堂陰陽說五篇。初學記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

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

大戴記。

漢志梁國戴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而隨志所載凡十三卷。夏小正別自爲卷。唐志但云十三篇。無

夏小正之別。崇文總目六十三卷。而云三十五篇。以今戴記考之。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

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其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說者謂其不見者皆戴聖所取。後人合

其餘篇。仍別爲大戴記。數其書冗泛不及小戴記。甚然。記中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

學則荀子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俱在小戴書中。而取舍保傳等篇。則又見於賈誼政事疏。故史氏繩祖謂其雜

取家語子史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公符篇祝詞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始秦皇所定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

謂不經之甚。是以大戴爲不足信也。鄭氏元祐則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雖不可致詰而度越諸子也明矣。按朱子云大戴禮篇目缺處當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僞雜然亦有最好處觀此可以得大戴之定論矣。

大戴記八十五篇。文獻通考大戴禮十三卷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陳氏曰大戴禮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朱子語錄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雜證。

四經 朱竹垞曰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章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小戴記四十六篇。馬融三篇。漢藝文志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按釋文戴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卽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間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后氏記又漢志由臺后倉只有九篇。無一百八十篇。俱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通考俱從隋志。但初學記本明皇時徐堅撰在隋志釋文二書後不應乖異恐別有考據但其說簡直合從之。諸篇純駁不類。三禮論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

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位之甚者也
四十九篇精義 文獻通攷小戴禮記二十卷合四十九篇 釋文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

名爲他家書捨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胡銓禮記略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
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成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
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
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道合則從不從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撝撝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
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
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政之
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
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
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
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
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夫豈涓埃能有益於崇深乎

禮記逸篇

困學紀聞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儻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

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

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案如大戴記保傅篇有青史氏之記三禮注有王居明堂禮周禮注月令

注俱引中霽禮杜預左傳注引禘於太廟禮白虎通德論引三正記本命篇別名記論衡引瑞命篇禮記疏引

盛德記風俗通引號謚記周禮注引王霸記周禮疏引五帝記國語引秋官篇隋書有王史氏記二十一篇蔡

邕明堂引昭穆篇太學志賈縡齊民要術引禮外篇其遺文逸句不下數十百條朱竹垞經義攷中備錄之亦

嗜古之士所宜究心者也。

禮記注六家。經典釋文。禮記注六家。盧植鄭元王肅孫炎祭遵庾蔚之。困學紀聞。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按六家注俱見通志藝文略。鄭盧並二十卷。王孫並三十卷。祭遵十二卷。庾氏略解十卷。

皇熊二氏義疏。孔穎達序禮記義疏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棼之手。雖煩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垤。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案孔序云。與太學博士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而通志略義疏十七部。又有賈公彥禮記正義八十卷。今惟周儀二禮用賈疏。

孔穎達禮記正義。新唐書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大學博士賈公彥等奉詔撰。衛氏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啻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案穎達自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別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垤。此皆二家之弊。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奉勅校定。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之。衛氏云云。用孔序說也。然鄭祖識緯。孔氏惟鄭是從。疏家之體。固有申無駁。然於諸家之說。遂一切不復收載。學者不能無遺憾焉。孔疏從鄭祖識緯。陳澧序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易也。

方慤馬希孟解。文獻通考。方慤禮記解二十卷。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又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希孟字彥醇。未詳何人。朱子語錄。方馬二解。合當參考。

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衛湜禮記集說

蘇州府志

湜字正叔。好古博學。

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赴。

嘗集禮記諸傳注。爲一百六十

卷。名曰禮記集說。

寶慶二年。上之。

其後序云。予舊習諸家訓解。

每病世儒勦襲前人之說。以爲已出。

近得延平

周誥希聖解。

一再繙閱。

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耳。

比歲樞密何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

太學生喬

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何公。

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云云。

以爲證。然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耳。

此說

見鄭康成注。乃指爲方慤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據新忘舊。莫究其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余之所慨歎。

而集說所由作也。

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之此篇。惟恐不足於人。固不敢謂此編所盡經旨。後有作者。隨

無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可也。

案漢唐以前。著書家多以已所作。而託名先賢。漢唐以後。往往竊先賢之

陳言。以爲已。有夫以已作。而託名先賢。不過欺人。至竊陳言。以爲已。有直自欺而已矣。讀櫟齋之序。秉筆者當

知所鑑矣。

又衛氏所引一百四十餘條。不專采成書。凡文集語錄雜說。有涉於禮記者。皆盡錄之。經義考謂於

晉有淳于纂曹述初劉世明。於唐有田瓊。宋則四明沈煥晦叔宣。繪子平。吳興沈清臣。正卿。唐錢於有成。君錫

新定。顧元常。平甫。邵甲。仁仲。嚴陵俞仲可。其中不書字者。柯山周處約。四明李元白。演山黃敏求。高要譚惟寅

宣城奚士達。建安潘植。會稽高文彪。眉山家頤孫。秘臨邛宋遠孫。不書地者。劉氏孟治。葉氏棟。吳氏華。王氏子

墨孫氏景南。林氏垌。晏氏光。湛氏循。毛氏信。卿。蔣氏君實。書地不書名者。東山何氏建安。劉氏新安。王氏海陵

查氏西蜀。董氏止書姓者。費氏慮。氏施。氏盧。氏譙。氏許。氏俞。氏王。氏陳。氏葉。氏鄭。氏二張。氏此皆經籍藝文志

暨諸家書目未著錄者。以此推之。可見其採摭之博云。

黃震禮記日抄

黃震字東發。著禮記日抄十六卷。自序謂吳郡衛湜禮記集說。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

六家。惟方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嘗及之者。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

本岳公珂集解亦然。皆未易備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採取亦互有不同。其書

策府統宗

卷十 經部 禮記

四

又惟義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并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所寓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各出姓氏於其下方間亦節錄或說已意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之各家全書云姚氏昌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所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所未備且不欲顧故附於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澧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中修五經大全諸臣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可憾已

陳澧集說

元史類編陳澧字雲桂江西都昌人父大猷精於禮澧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今與程朱

蔡胡傳義並爲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廟云

知新錄陳氏集說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耳成

化三年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澧以胡安國蔡沈例從祀勅下江西攷其行事以聞

魏徵類禮

困學紀聞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其內府藝文

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該錄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會

要云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傳開元中魏光乘請用類禮列於經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

採獲刊綴爲五十篇張說言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類相比有如鈔綴諸

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

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繁朱文公

惜微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爲非行冲謂

章句之士宜於改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冲之論信矣

吳澄纂言三十六篇

三禮叙錄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以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

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襍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

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義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間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十有餘載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豈無取乎。非但爲戴氏忠臣而已也。

大戴亦有哀公問投壺。困學記聞。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又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乎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隣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又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侯者射梁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

禮察公符篇。文獻通考。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奏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勸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西麓叢筆。大戴禮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祠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困學紀聞。公符篇載孝昭冠詞。其后氏曲壺所記。歟。迎日辭。亦見尙書大傳。孔子三朝記七篇。困學記聞。孔子三朝記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

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間凡七篇。

曾子十篇。

困學紀聞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

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又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

約者也。又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聃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知汝之言。子夏曰。商

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

荀子二篇。

困學紀聞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又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

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

引之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荀子梧鼠大戴云。鼯鼠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賈誼書四篇。

困學紀聞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朱子語祿保傅

申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爲之。

武王踐阼論。

困學紀聞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又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

師尚父在左。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又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

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鴈銘曰。樂極則

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

忘亡。熱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毛茂茂陷

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馴。馬極則趾。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龍以著首。將身不

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

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

歸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說。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譏言無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硃磴無爲女。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又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食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

明堂位龜文。熊朋來曰。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又大戴之明堂位。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

行以采芡趨以肆夏。熊朋來曰。如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場中采芡趨中肆夏。保傳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芡。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步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可也。

盧辯注非鄭氏。困學紀聞。大戴禮。盧辯字景宣。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傳崧鄉夏小正傳。文獻通考。夏小傳正四卷。給事中山陰傳崧卿注。此書本作大戴禮。鄭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後人以大戴禮抄出別行。傳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時附以傳。且爲之注。

吳澄敘次三十四篇。三禮敘錄。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未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少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尙或間存精語。不

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一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詞。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本能盡正。尙以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說文引禮記字考

祠

祠春祭曰祠

品物少多文詞也

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

用圭璧及皮幣

不脩經案其文

今見月令草部雍字引明堂月令

蔡邕以月令爲周公所作

不宜與禘書紀錄並行

因旁貫互注撰爲章句

然

後漢書本傳不及此

隋志載有十二卷

唐志已不著錄

故其書久佚

今小戴記所傳乃呂覽十二紀之一錢詹

事曰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字異同

疏家謂不入禮記者爲代則呂覽是也

今呂書具在與鄭所引亦

不盡合蓋漢志有明堂陰陽二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

此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傳之劉向錄之鄭君注

之其則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

說文所引之明堂月令蓋卽鄭所謂今月令也

本月令作孟春

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太平御覽引曰虎通物微故祠名之春秋繁露四祭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

俱與說文用之相發明顧氏家訓書證篇吳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代鴟字祠之爲祀或以此與古無以祠與

祀通者唯詩生民傳以太牢祠於高禘釋文云本作祀又案正月食韭之義則仲春當作孟春爲長更訓代訓

易訓革訓讀無訓及者亦當從說文

祭設縣蕤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求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一曰

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不脩經全用左氏傳爲義禮記曰上小徐本有臣錯案三字疑是小徐所

稱非許君原本今祭法篇作雩宗釋文云宗依注並讀爲祭祭破爲宗疑自王肅以泰昭坎壇六者爲六宗誤

之也元朗正其音楚金存其義不爲僞孔傳家語孔叢子諸書所惑矣

鷩鷩知天將雨鳥也禮記曰知天

文者冠鷩今三禮無此文惠徵君曰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述述與鷩同音也

案匡謬正俗云鷩水鳥天將雨

卽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小顏亦不脩爲何經

殯殯死在棺將遷葬

樞賓遇之夏后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賓階不僭經今見檀弓賓階作西階之上。黼黻
鳥獸殘骨曰黼黻可惡也明堂月令曰掩骼薶臠或從肉今月令作掩骼埋斃案周禮蜡氏注引作掩骼埋
斃蓋薶埋經三字通用廣雅薶藏也章昭吳語註埋藏也周禮大宗伯以鯉祀祭山林川澤大人注作埋沈其
證也又案薶當係黼之重文云或從肉今以或從肉三字入黼字注文不重列篆文薶字非許書之例也校書
者誤之也。粹粹大夫死曰粹不僭經今見曲禮作大夫曰卒案經典通用卒字杜氏通典引五經異義云
卒之爲言絕於邦也是許君亦通作卒矣廣雅粹竟也。輅輅也所以蔽前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
頸五寸一命輅輅再命赤輅不僭經今見玉藻多長三尺肩革帶博二寸兩句輅輅赤輅作輅輅赤輅市部市
輅也上古衣蔽前而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重文爲輅大徐曰俗作輅玉篇云輅今作市案
經傳通作市詩候人傳帶輅也禮明堂位注輅或作輅莊子作綏白虎通作緋皆通字也又儀禮士喪禮亦有
一命輅輅句。舫舫船師也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今月令云命漁師鄭注漁師爲榜人案旁爲方之重
唇字大射儀左右曰方當卽旁字。霽霽小雨也明堂月令曰霽雨今所傳章句據隋志十二卷之數厘原
十之一耳故霽雨之說不傳小戴記月令篇亦無霽雨文疑卽淫雨也。霽霽寒也讀若春秋傳墊阨今作
隘凡三見按禮器君子以爲隘矣釋文隘本作阨廣雅隘陜也說文土部又引作墊隘說文自部有阨無隘
部闕之重文爲隘口部隘籀文作𡗗春秋傳作隘說文所見本作阨前後互異非許君原本校書者歧之也
乳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從孚從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禘以請子今案太平
御覽引作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天子親往初學記亦引此經無異文唯祀作與今戴記月令篇同
俱請無以子之文。鴈鴈馬鴈也明堂月令曰鴈草爲鴈今戴記月令作鴈草爲鴈正義引蔡邕章句曰鴈
化爲鷹鷹還化爲鴈故稱化今鴈草爲鴈鴈不復爲鴈草故不稱化是唐時所見月令章句已作鴈矣按廣韻
鴈據說文爲說明堂月令曰鴈草爲鴈青韻鴈鴈火禮記季夏之月鴈草爲鴈一名丹良一名蜎先韻鴈鴈火

蓋蜺蜺同聲。蜺之別名爲蜺。卽蜺也。淮南時則訓腐草化爲蜺。注馬蜺也。呂覽亦云腐草化爲蜺。注亦云馬蜺也。御覽引明堂月令與說文同作蜺。白帖引明堂月令與說文同作蜺。白帖引明堂月令又作化爲蜺。與易通卦驗合。蜺蜺同物。蜺蜺同聲。各本爲蜺。爲蜺無定也。當以說文爲正。說文無蜺蜺。蜺蜺雅云幡也。集韻云蜺通作蜺。通典引盧植禮記注。蜺章也。又引王肅禮記註云。蜺謂旌旂旂也。蜺正字。蜺假借字。又大傳殊微。蜺鄭注云。或作蜺。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謂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則蜺又通揮矣。兗兗蜺也。周曰兗。殷曰兗。夏曰兗。不脩。經今見禮郊特牲。無曰字。兗作弁。按兗之重文爲弁。今作弁者。弁若弁之壞字也。吁。今作辱。說文無辱字。蜺蜺暫見也。春秋公羊傳曰。蜺然公子陽生。今作鬪。吳明經云。鬪卽閃之譌。閃與蜺同。禮記注。淦之言閃也。釋文云。閃失舟反。與蜺字異音。同木華海賦。蜺象暫曉而閃。屍注云。閃暫見兒。此與蜺舞二字又同義。蓋字異而音義俱不異。

禮記諸家異同得失 唐魏徵類禮太宗美其書。朱子惜不復見。成伯嶠外傳四卷。張幼倫注。其書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唐明皇月令定爲首篇。豈知毋不敬一言。全禮足蔽。自不可易。張紹文石經禮記首以月令經文不闕。唐諱尤無謂。王安石禮記發明。李格非禮記精義。名任所見。無甚精意。呂大臨禮記解。師事程正叔。故禮學甚精。博方慤。馬希孟禮記解。朱子謂不可以新學黜。陸佃新義。牽於字說。夏休破禮記適形輕肆。戴溪曲禮口義。胡銓禮記傳。葉夢得解禮記。不過備其論說。惟文公經傳通解。誠諸書所未及。小戴記有學庸自章句出。而陳澧集說四十九篇中。祇列其目。明季張溥兼輯成書。而注疏從節殊憾缺略。今纂修載以全文。注疏與朱註同備。又劉向校書時所得樂記。與獻王所采不同。益彼所采其事。此所陳其義。史記樂記全用其文。或謂褚少孫所補。褚與向同時。必向校定後。褚取入之。又考史記目錄次第各不同。孔疏謂鄭目錄與向合。而今易疑傳鄭學者。南皇北熊。孔疏以皇爲據。則易鄭次者。或皇也。今纂修分篇如其舊。

禮記注疏得失 康成注禮二十卷。卽小戴所纂者。朱子嘗謂其考禮名數大有功。又鄭樵云。康成用功六經深。

禮記注疏得失

康成注禮二十卷卽小戴所纂者朱子嘗謂其考禮名數大有功又鄭樵云康成用功六經深

矣。而後世獨取周禮禮記毛詩。大抵鄭學長於禮。故先注禮。後箋詩。至訓詁又欲求合周禮。不知有不可牽合者。注其禮記。以維申及甫爲仲山甫。泮宮爲頌政教之宮。箋詩則以甫侯爲呂侯。泮宮爲學宮。一人而爲二說。蓋由注禮時未見毛詩。箋詩時注禮已行。不可追改。方悟注禮之失。然則康成之註。固有未盡然者矣。王肅禮記註。朱子謂其好而議禮必反康成。所謂同經而異注。自是爲義疏者多。惟梁皇甫侃北齊熊安生見於世。孔穎達謂二家各有其弊。但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以爲本。有不備以熊氏補焉。故所撰正義七十卷。與李善信賈公彥及周元達諸君贊等覆爲詳審。其於二家義疏。刪定蓋頗善矣。

諸家書目

文淵閣八部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註宋衛湜撰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註元吳澄撰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

註元陳皓撰

禮記大全三十卷

註明胡廣等奉勅撰

表記集傳二卷

註明黃

道周撰坊記集傳二卷

註明黃道周撰

緇衣集傳四卷

註黃道周撰

儒行集傳二卷

註明黃道周撰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

註漢鄭元註唐孔穎達疏

月令解十二卷

註宋張處撰月令明義四卷

註明黃道周撰

欽定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註乾隆元年奉勅纂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註乾隆十三年奉

勅撰深衣考一卷

註國朝黃宗羲撰陳

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註

國朝納刺性德撰

禮記述注二十八卷

註國朝李光旭撰禮記

析疑四十六卷

註國朝方苞撰

檀弓疑問一卷

註國朝邵泰衡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註江永撰深衣考誤一卷

註

國朝江永撰

大戴禮記十三卷

註漢戴德撰夏小氏戴氏傳四卷

註宋傅嶽卿撰

禮緯

禮緯之見於隋經籍志者曰含文嘉宋均注又鄭康成注三卷曰斗威儀宋均注曰稽命徵曰稽命曜見

太平御覽曰元命包見杜氏通典曰瑞命紀見王充論衡今其書皆不傳惟大戴禮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旒纁塞耳所以蔽聰也注引舍文嘉云懸紉垂旒爲閉姦聲弇亂色又虞舜以天德嗣堯注云質以天德文

以地德殷受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何休注：公羊春秋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引含文嘉云：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劉昭續漢書祭祀志引含文嘉云：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張之會也。撥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觀因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桂，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炎，陸澤山林，未盡豐穰，故左置辟雍。右立靈臺，公羊傳君若贅旒，何休注引玉藻云：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疏云：今玉藻無此文，惟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旂九，初十二旒，曳址。諸侯七，初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初七旒，齊軾。士三，初五旒，齊首。何云玉藻誤也？後漢志引稽命徵云：天子飯以球，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禮疏引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元龜。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鈞至斗威儀之見於羣書者如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審侯五色也。又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日五知，無主月黃而多輝，鎮黃而多暈，甘露蜂祥風至，嘉穀並生。蒙水出於山，江海不揚洪波，龜被文而見，鳳集於林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青暈，海不揚波，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草木豐茂，松長，生下有入覆，上有紫氣，福草生，廟中東海輪以蒼鳥，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赤暈，祥風至，地生朱草，梧桐楸梓長，生南海輪以文狐，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月風而多耀，太白揚光，軒轅之精散爲甘露，鎮星黃時，祥風至，嘉雨時，蘭桂長，生黃銀見，紫玉韞於深山，麒麟在郊，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黑暈，辰揚光，景雲見，醴泉出，河漣紫脫長，生北海輪以白鹿。又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莖，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執道；不行，不能守其身，皆斗威儀之言也。

曲禮 鄭目錄云：名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也。如祭祀、吉禮也；喪、荒去國、凶禮也；致貢、朝會、賓禮也；兵車、旌